

行也。婦是於年。年。七。未。得。夫。津。鄉。風。事。而。
 小。量。知。命。不。忘。有。征。妻。面。得。迎。以。博。夫。
 婦。歎。不。久。而。所。化。於。性。有。加。焉。自。是。一。
 門。誰。能。入。且。謂。何。物。偷。父。今。清。受。乾。福。
 如。斯。耶。詎。料。某。不。自。知。足。厥。故。喜。新。
 既。得。隨。入。望。罰。去。年。七。月。而。來。搬。往。
 天津。聞。新。故。某。總。裁。是。富。有。數。
 萬。金。無。子。待。繼。某。遂。刺。畫。子。恩。
 厚。賜。嫁。奩。數。日。之。間。居。於。武。相。如。
 挑。到。年。大。君。但。聞。新。人。夫。不。念。
 舊。人。哭。去。前。月。婦。妻。復。有。所。聞。
 遺。子。探。實。夫。年。全。家。航。海。北。上。
 得。以。恩。老。叔。之。故。討。幸。娶。一。
 女。而。新。婦。東。止。竟。不。願。從。性。
 反。弟。兄。入。高。路。妻。津。同。罪。
 耶。將。王。國。藏。無。策。何。阿。夫。
 蒙。手。而。火。在。楊。之。女。聞。信。不。堪。
 經。呼。嗟。年。某。并。之。死。國。不。足。
 惜。而。終。身。不。幸。如。于。此。矣。
 所。謂。鴛。鴦。日。仇。吳。

原

惱人春色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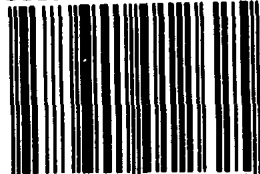
田子琳

汪仲賢 著

惱人春色

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

SCBH 7-60101-262



9 787601 012625 >

惱 人 春 色

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出版發行

(揚州市鳳凰橋街)

金壇市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裝

開本:787×1092 1/32

印張:14

1998年3月第一版 1998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:1-1000

定價:21.00圓

SCBH 7-60101-262-7/I·7

出版說明

汪仲賢(1888—1937)，學名效曾，字仲賢，別號優游，筆名陸明悔，U·U。祖籍安徽婺源，自小生長於上海。中國早期文明戲著名演員，也是民國時期通俗小說作家。被譽為『新劇界全才，小說界笑匠』。著有《歌場治史》、《惱人春色》、《上海俗語圖說》等。

《惱人春色》是汪仲賢的代表作。也是鴛鴦蝴蝶派代表作品。主要寫富家子華秋塘與女店員陶留春和女學生肖佩芝的情感糾葛。文筆流暢、布局曲折，引人入勝。

全書三十八回，民國三十七年(1948)上海萬象書屋出版。值得一提的是該書在正文中，有兩回并一回的現象，如第三回與第四回并，第五回與第六回并，第七回與第八回并。從內容上看，不缺文字，也不斷頁。僅僅是缺第四、第六、第八的回目。而總目錄上這些回目是不缺的。原書為上下兩冊，現合為一冊出版。

記

前

本書著者汪仲賢，卽汪優遊先生。現已作古，此「惱人春色」長篇小說一種，爲汪先生生前遺作。汪先生不僅是戲劇家，實爲文學家。生前作品如「歌場冶史」等書，皆風趣絕倫。尤其是「惱人春色」一書，故事富有戲劇性。包涵着整個的社會問題，家庭問題，男女問題，有沉着的描寫，能刺激着每個青年人的心靈。文筆的流暢，佈局曲折的，當屬餘事。作者旨趣所在，正針對着現社會一般男女自私自利，由戀愛，却相反地不能得到家庭內圓滿的快樂，只有物質在中間維繫着夫婦的幸福。汪先生對於追求着物質享受的女子，在這裏面痛下鍼砭。現代青年，可以此書爲借鏡。

熱情·惱人春色·小說

目次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客意彌深相思訴馬路 | 人心無厭生活淡牛衣 |
| 第二回 | 嫉俗惱新裝懷疑浪子 | 違時嘲老悖觸怒尊親 |
| 第三回 | 意懶心灰避露營別業 | 天長地久安素守終身 |
| 第四回 | 戀鳳換巢痴心話衷曲 | 鴛鴦待闕春意透眉梢 |
| 第五回 | 夢寐繫相思長懷檀影 | 婚姻多挫折莫測椿靈 |
| 第六回 | 銀河一潄女牛星燭熠 | 金錢萬惡母虎吼聲聲 |
| 第七回 | 結契金蘭殷勤充說客 | 運籌帷幄虛僞逞陰謀 |
| 第八回 | 是前生之孽蔕地相逢 | 欺君子以方從心所欲 |
| 第九回 | 雌虎鬧華堂莽櫻橫禍 | 冤屈葬酈海誤訂惡緣 |
| 第十回 | 金屋試新妝生財有道 | 銅牀懸錦帶續命無湯 |
| 第十一回 | 華髮怒冲冠杯浮大白 | 春纖憐錦襪冰透圓膚 |
| 第十二回 | 報草煊染逆子觸嚴威 | 約法離奇嬌妻訪純孝 |
| 第十三回 | 薰染習荒唐芳鄰作祟 | 訕嘲惹憤懣情海掀波 |
| 第十四回 | 雪上加霜丈夫嗟失業 | 金揮似土少婦慕虛榮 |
| 第十五回 | 曲肱決絕負氣走新邨 | 情異炎涼忍楊遊古寺 |
| 第十六回 | 蹀躞窮途充饑餐秀色 | 纏綿兩地訴苦辭情郵 |
| 第十七回 | 登樓驚黑暗鳩佔鵲巢 | 覲面識依稀爲遷鶴舍 |
| 第十八回 | 無可奈何輕帆掛南浦 | 似曾相識移榻看東流 |
| 第十九回 | 迷霧橫江無心盟白水 | 天桃炤眼有客赴清波 |

熱情·惱人春色·小說

目次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二十回 | 空亭驚魅影慷慨解囊 | 宿舍曾情仇倏其割席 |
| 第二十一回 | 垂幕念親兒愁來斫地 | 耗首傳老父抱恨終天 |
| 第二十二回 | 俗客觸前塵難消憤火 | 故鄉逢舊侶滿佈疑雲 |
| 第二十三回 | 疑信相參貽害堪慰藉 | 笑語如舊覆水莫重收 |
| 第二十四回 | 促狹刁鑽頻施苦肉計 | 哀感頑豔難爲撮合山 |
| 第二十五回 | 莫填恨海避面走天涯 | 難殺荷絲捨身順親意 |
| 第二十六回 | 大錯鑄成時九洲鐵聚 | 嫁奩端正處一步來遲 |
| 第二十七回 | 指桑罵槐正言彈惡客 | 殭桃代李貪壬定詭謀 |
| 第二十八回 | 療疾說當筵請君入甕 | 哀容窺隔隔與鬼爲鄰 |
| 第二十九回 | 瞥面視形容妖姬喪膽 | 腐心訪蹤跡君子報仇 |
| 第三十回 | 辣手做文章豔尸索替 | 鮮花國墓碣故劍繫思 |
| 第三十一回 | 故壘夕陽斜重來燕子 | 洞房春晝暖待嫁東風 |
| 第三十二回 | 前愆無補日熱淚空流 | 同病相憐曲終人不見 |
| 第三十三回 | 一夜愆相思生涯如夢 | 百年成好合居處無郎 |
| 第三十四回 | 花好月圓兩家仙眷屬 | 天驚石破一紙惡音來 |
| 第三十五回 | 造訪登門書生求息事 | 運籌撤網巨猾肆機心 |
| 第三十六回 | 椰榆常有鬼多金爲累 | 解脫豈無方遺產充公 |
| 第三十七回 | 眼前成孽障惡婦咆哮 | 天外現奇峯仇人相見 |
| 第三十八回 | 冤家同狹路莠草除根 | 生意滿荒村書香有種 |

惱人春色

汪仲賢著

前事 結婚儀草草轉眼傾家 致富語津津以身試法

我倆由精神的結合。願同偕老。擇定百花生日之夕。開始組織家庭。實行同居之愛。並於是日下午四時。假座漢密登教會大禮堂。舉行公開結婚儀式。恭請劉大輝牧師證婚。屆時移祈親友們臨場觀禮。特此通告。

黃爾強
田玉瑩同啓

這一條結婚通告。登在漢口各報的封面廣告上。當時却並未引起讀者的注意。因為自由結婚已成一時風氣。隨便結合。隨便離異。都要在報紙上登一則廣告。大家司空見慣。當然不以爲奇。何況黃爾強田玉瑩兩個姓名。都不見經傳。便越發無人關心了。到了預定結婚的時間。漢密登大禮堂門口也是冷清清的。毫無一點結婚的表示。直到三點四十分的光景。纔看見有三四輛馬車停在門口。第一輛轎車上面虛飄飄的披着兩條十字交叉的排色綢彩。車廂裏走出一個穿大禮服的

少年。臉上塗一層厚厚的雪花粉。烏光油滑的頭髮。蓋着一個唇紅齒白笑容可掬的臉盤兒。襯得他的膚色與簇新的硬領一樣潔白。左襟上扣着一朵粉紅的鮮花。嬌豔欲滴。好像要與少年的粉靨比賽顏色。這位少年一望而知就是今天婚禮中的男主角黃爾強了。他下了馬車。把一頂照見人影的大禮帽。歪歪的戴在頭頂上。回身去攙扶新娘。後面的車上已跳了一個骨瘦如柴的小姑娘下來。奔到新娘車前。替她提着後面曳的長紗。照例。新式結婚裏爲新娘提裙的職司。都是十歲左右的小姑娘擔任的。現在却請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來。據說這位姑娘就是新娘的令妹。她還充着女傭相的兼職咧。新娘婷婷媚媚的出了車廂。但見他是圓圓的臉盤。絕細的兩條明星眉。毛灣灣的倒掛着。像兩道圖案畫的曲線。水汪汪的眼眶裏。含着兩顆漆黑的眼珠。對人一睜。雖不能勾魂攝魄。却也足以迷亂人的意識。兩塊肥嫩的面頰。微展笑容。就會現出兩個小酒渦兒。中間夾着一個小圓鼻子。鼻梁稍塌。却不損臉部的斌媚。短短的人中。接連着兩片塗得血樣鮮紅的嘴唇。却似雪裏的紅葉。包含着兩排編貝似的牙齒。耳傍鬚髮。梳成兩個小圓球。滿頭秀髮。像一堆烏雲蓋着雪山。頭上戴一頂花冠。壓住一匹細紗。橫拖在身後有一丈多長。白紗裏映出絳色繡花

的禮服。手上戴着一雙肉色的長絲手套。一直套到臂灣以上。不露出一線雪膚。雙手捧着一座康納生花球。花下攪着幾支纖細的羅荪山草。隨着花朵直掛到腳背上。新郎的左手插在她的右臂灣裏。在甬道上一路走進來。一個兒風流倜儻。一個兒儀態萬方。真是天生的一對美滿夫妻。祇可惜來賓不多。後面兩部馬車裏。祇走了五六個西裝少年出來。簇擁着新夫婦同進禮堂。裏面幾十排椅子上。稀稀的坐着十幾個教友。都半是駐在堂裏的職員。看見新娘進來。劈劈拍拍起了一陣零落的掌聲。新郎扶了新娘子走上講壇。默默的站了一會。有人說牧師還沒有來呢。他們便又下台。在第一排的長椅上坐了老等。直到自鳴鐘的長針指到十二點上。鐘聲噹噹的響了。才看見一位道貌儼然的牧師。從講台後面的小門裏轉了出來。同時鋼琴聲音也響起來了。教友站起來唱了一節讚美詩。牧師命新郎新婦登台。照例讀了一節聖經。又問他們可是自願結爲夫婦的。新夫婦各各點頭表示毫無異議。牧師才在婚書上簽了一個字。又說了幾句教會裏的例話。樂聲又起。一場婚禮就算告成了。新夫婦與來賓一同登車。到照相館裏去拍了兩張紀念相片。才回到新組織的小家庭裏。排上一棹酒席。男女雜坐。歡飲到黃昏時候才散。結婚是人生只此一遭的喜事。何以

他們弄得這樣冷淡呢。原來黃爾強與田玉瑩都不是漢口人。他們寄居的日子未久。在本地絕少親朋。要想熱鬧也無從鬧起。黃爾強是廣東人。他剛在商業學堂裏畢業出來。由人介紹他到漢口銀行去當一名低級職員。由上海到漢口的途中。認識了兩個江南的女學生。她們是姊妹倆。那年長的就是田玉瑩女士。他們在輪船上適巧住在對面房艙裏。雙方先是目成漸通款曲。不到三天便處得很親熱了。據田女士說。因為原籍遭了匪患。不能安居。特地到漢口去投親的。她們從未到過漢口。人地生疎。正想尋一個照應的人。黃爾強來得正好。一切招待指導職務。統歸他獨力擔負。及至到了漢口。才知道她們的親戚。住在武昌。黃爾強遂陪她們過江去尋親。整整的尋了一天。始終沒有訪到。原來黃爾強也是假充內行。武昌從未到過。怎麼能做引導員呢。她們既尋親不遇。只得在漢口旅館中住了下來。黃爾強陪她們住在一個房裏。糊裏糊塗的就與田玉瑩發生了關係。後來因為住旅館開銷太大。便另外租屋同居。黃爾強在銀行裏。每月祇有八十元薪金。一個月下來。就虧欠了許多債。田玉瑩便對他說道。你賺的錢不夠開銷。長久下去。怎能過活。不如讓我走罷。黃爾強的愛火燃得熱度很高。那裏肯放她走呢。便寫信到家鄉去。託人匯了幾千塊錢來。田玉瑩

那時却對他說道。我與你這樣同居。總是非法的結合。將來我有什麼臉見你的家屬。一定要補行一個結婚的儀式。才能算是名正言順的夫妻。黃爾強當亦贊成。所以他們才假座漢密登禮堂舉行了一個簡單的婚禮。所有幾個來賓。都是黃爾強的同事。因為黃爾強事前既未下請帖。同事們又知道他們的結合是不很正當的。所以都不願意參加。即此七八個來賓。還是他像拉夫似的拉來撐場面的。田玉瑩拿了他五千塊錢。便在法租界租了一宅小洋房。把個小家庭佈置得富麗堂皇。窮極奢侈。黃爾強娶了這樣一位美貌妻子。心裏也自非常得意。有人問他。你在銀行裏當一個小小職員。那裏能夠這樣揮霍。他便推說妻子是一位富家小姐。帶來有幾萬元陪嫁。家用都由太太開支的。人家聽了便格外羨慕他起來。他們過了半年好日子以後。五千金漸漸用完了。田玉瑩便逼着他寫信到家裏去拿錢。他一再用空言搪塞。有一天黃爾強到銀行裏去了。忽然郵差送了一封信來。田玉瑩偷偷的拆開一看。原來是黃爾強的寡孀由廣東寄來的。信上寫道。

爾強賢姪。三月連寄四函。至銀行。迄無隻字回音。幾疑汝不在行中任職矣。昨晤同鄉漢友。始知汝已另租家庭於今址。且悉汝已成婚。新婦爲江南富商之女。裝奩極豐。家用數倍於汝。

辦給。皆由新婦所出。聞訊之餘。不勝欣慰。然汝成婚數月。何以竟無一字還鄉。殊堪驚異。吾家二房。不幸男丁早故。僅爾一子單傳。汝幼失怙恃。由余撫汝成人。含辛茹苦。念載於茲。惟盼汝之成家立業。能爲吾黃氏傳一脈香烟耳。余之所以能培植汝成材者。賴有祖遺幾千金之薄產。自汝赴滬求學。余不致凍餒者。亦惟賴此。今春汝忽來急信。命余將祖業變賣。謂欲與友人合資販運烟土。預計贏利。能以一博。十一二年間。可致鉅富。余乃將薄產賤售。集得五千餘金。掃數寄汝。以作投資之用。詎意銀錢一去。音信杳然。而家中日用頓竭。數月以來。全恃典質衣物度日。向居自屋。開銷猶省。今則按月須納房金。用度視前頓增一倍。汝若再不接濟。深恐難以爲繼。余已風燭殘年。舉步維艱。欲爲傭婦。亦不可得。若任余淪入寡婦院中。汝心或亦有所不忍也。萬望賢姪於酒酣耳熱之餘。一念家中尚有嗷嗷待哺之老婦在也。臨書涕流。延頸盼覆。

七十三齡寡婦黃林氏泣述

田玉瑩把這封信反覆看了幾遍。想着自己所託非人。坐在房裏。祇是暗暗的傷心。她的妹子冰瑩。

進房看見吃了一驚。忙問所以。玉瑩把信中的意思說給她聽。才知道上了姓黃的當。以前聽他說得天花亂墜。以爲他是家擁千萬的華僑。誰知却是一個窮措大。眼看他立刻就要現原形咧。冰瑩道。與其在此跟他出醜。不如早些給腳底他看。玉瑩道。我與他已經正式結婚。我若不告而去。他可以說我捲逃。把罪名都推託在我的身上。豈不反而便宜了他。冰瑩道。婚書現在家裏。你拿了走。他就無憑無據了。玉瑩笑道。你這是小孩子話。我們的結婚。有牧師證明。登報通告過。他沒有一點錯處。就能脫離嗎。冰瑩道。這樣說來。你只能一輩子跟他受苦咧。玉瑩低垂粉頸。望着那幾張八行信箋。心裏越想越懊惱。一肚子悶氣無處發洩。便把信紙信封一齊扯得粉碎。冰瑩笑道。你把信撕了。等一會他回來問你要時。你拿什麼給他。玉瑩道。這封信給他看了。他還要想法子寄錢回家去。我們更沒有錢用咧。冰瑩笑道。他若是真的沒有錢。任憑你施什麼方法。石子裏也逼不出油來的。玉瑩道。他家裏的窮相。現在還瞞着我們咧。如果我把這封信交了給他。他知道我已經識破他的真相。他同我賴皮起來。我更沒有辦法。現在我還不能扯破他的面子。你快把這些字紙塞在火爐裏。免得被他回來看見。冰瑩笑着將字紙一齊拾起來。塞在火爐裏。擦了一支洋火點着。一霎時便化

作灰燼。向烟囪裏鑽了出去。不多一會工夫。黃爾強回來了。玉瑩見他進房。忙將臉皮繃了起來。裝作滿腹心事的樣子。黃爾強笑嘻嘻的走到她面前。照例的要過去與她接一個吻。今天忽見她的氣色不佳。便先知趣。將兩條脖子撐在膝蓋上。半蹲着身子。望着她。只是癡笑。玉瑩險些被他引得笑起來。忙將嘴唇一撇。身子一偏。賭氣不去理睬他。爾強走着矮步。仍轉到他面前去。冰瑩看見他做出這種醜態來。掩口一笑。便逃出房去了。爾強含笑問道。吾愛。你今天爲什麼不高興。玉瑩嘆了一口長氣道。我活到今年二十歲了。從沒有過這種困苦的日子。人生的錢財。就像魚的水一樣。人過日子沒有了錢。就同魚兒失了水。魚兒沒有水。就快要死了。還有什麼樂趣可言。爾強道。你不要着急。我已經寫信回廣東去了。不久就有錢寄來。眼前苦一點。請你把家用減省些。暫時且把我的薪水維持着開銷。苦一兩個月下來就慣了。房屋如自己用不着的。不妨租掉一室。原來爾強的意見。是想慢慢的感化玉瑩。漸漸的減省家用。教她不知不覺的由習慣化成自然。所以不願將自己的窮迫情形告訴她。以免傷她的心。他知玉瑩是一個不懂得物力艱難的女子。因爲要維持夫妻的愛情。不能使她感到生活上的痛苦。這是他愛妻子的一片苦心。却不是存心要欺騙她。誰知玉

盤的嫁給爾強。却別有作用。爾強雖然也有幾分知道。但因愛她心切。便時時要想用真誠去感化她。就是爲她受任何犧牲也是甘心的。當時玉瑩明知爾強說的是一派鬼話。心裏真是又好氣又好笑。嘴唇使勁向下一披。鼻子裏一哼道。依你的心思。最好是租人家一間攔樓。躲在曬台上。煨洋風。這才稱你的心哩。那末你當初何不娶一個鳳陽婆子做老婆呢。爾強也不去頂她。只同她嘻皮笑臉的望着。玉瑩一時奈何他不得。忽然眉頭一縐道。等你家裏寄錢來接濟。只怕我們早已餓死了。還是讓我同你來想一個法子罷。爾強聽了大喜道。這才像大婦之道呢。應該大家想想過日子。的方法。才是道理。當時就端了一張椅子。坐在她面前。一眼不瞬的望着她。等候她開口。玉瑩放出十分端莊的面孔說道。我父親在世的時候。曾在上海買過一塊地皮。共有十三四畝。買進的時候很便宜。只有兩三百塊錢一畝。現在那地方已變成熱鬧區域。每畝要值五萬兩銀子了。我父親去世的時候。匆忙之中。被一個族叔盜押去了。十幾畝地祇押了五千塊錢。我家那時因家產很多。連一點東西也不放在心上。後來家產被我哥哥敗去不少。却沒有想起這一塊地皮。既然你現在沒有錢用。不如讓我去將他贖了出來。重行變賣。豈不是也可以做一個小小的富翁了嗎。爾強

道。你可知押在什麼地方。你可有權去贖嗎。玉瑩道。押據在我蘇州家裏。受押的人我也認識的。況且我哥哥已經死了。新法律女子也有承襲遺產的權利。我家如今只有姊妹兩個。除了我們還有誰去贖呢。爾強道。抵押幾年了。不知要多少利息。玉瑩道。不過三年多些。大約有六七千塊錢就能贖了。所困難的就是一筆贖本。爾強道。這很容易。你到上海去。先兜攬到了買主。教他先付一成定洋。豈不就能贖出來了嗎。玉瑩道。地皮座落在什麼地方。我也不知道。怎麼去兜買主呢。況且給我族中人曉得。他們都要來分肥。我就是怕這個麻煩。所以一向沒有去贖。爾強聽得可以發財。況且是愛妻說的話。便不辨真偽。答應玉瑩去籌款子。過了十多天。爾強果然拿了六千塊錢回來交給玉瑩。玉瑩拿了鈔票反而生氣道。以前問你要幾十塊錢都沒有。現在聽說有發財希望。就幾千塊錢都拿得出來了。足見你瞞着我存錢在外頭。你不把我當自己人看待。我何必去賣地皮呢。說着將鈔票擲還給他。却又賭氣不去了。爾強這才偷偷的說道。不瞞你說。這一筆錢是我在銀行裏私自拿出來的。因為你說在一個月之內就能歸還。所以我才放大膽借來一用。一個月以後歸帳。行裏查不出來的。不過你要是贖不出地皮。可千萬不能把整數用散。你若是拆我的爛污。那是我一生